

前漢書

一
函
八
冊

前漢書

前漢書卷五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

邪縣開國子

顏師古注

子顏

師古注

注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閔王榮河間獻王德臨江哀王閔師古曰閔程姬生魯其

王餘師古曰共讀日恭下皆類此江都易王非師古曰易音改易之易膠西于王端師古曰于遠也音其所行賈夫人生趙

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夫人生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

師古曰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師古曰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今流俗書本必從民得善書

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師古曰真正也留其正本加金帛賜以招之錄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師古曰不以千里為遠

○宋祁云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師古曰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

浮辯師古曰言無實用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先謂未焚書之前周官尚書禮禮記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

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師古曰七十子弟子其學舉六藝師古曰此六藝謂六經立毛氏詩左

氏春秋博士脩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造次謂山東諸儒多從而遊武

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臺臺也雍和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

事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文約指明師古曰約少也指謂義之所趣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師古曰

日端直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諡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師古曰睿深也通也宜諡曰獻王子

共王不害嗣四年薨子剛王堪嗣十二年薨子頃王授嗣師古曰頃音傾諸為諡者皆類此也十七年薨子孝王慶嗣四十三年

薨子元嗣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山懷王故姬廉等以為姬甘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事下廷尉逮

召廉等元迫脅凡七人令自殺有司奏請誅元有詔削二縣萬一千戶後元怒少史留貴留貴踰垣出欲告元

元使人殺留貴母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可君國子民廢勿王處漢中房陵師古曰房陵漢中縣居數年坐與妻若共乘

朱輪車怒若又笞擊令自髡漢中太守請治病死宋祁云浙本立十七年○宋祁云姚國除絕五歲成帝建

始元年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官兵之所藏故置令是為河間惠王良脩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

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戶二十七年薨子尚嗣王莽時絕

臨江哀王闔以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除為郡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

王三歲坐侵廟墻地為宮師古曰墻音人緣反解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

死於道故後人既上車軸折車廢師古曰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

簿責訊王師古曰簿皆音薄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亡子國除師古曰榮貴

子被廢後乃立為王也地入于漢為南郡

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師古曰

日季年不喜辭師古曰喜為人口吃難言師古曰二十八年薨子安王光嗣初好音樂興馬晚節遜師古曰晚

時也遂與孟同唯恐不足於財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嗣三十七年薨子頃王勳嗣二十八年薨子文王駿嗣

○宋祁曰駿疑作俊十八年薨亡子國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駿弟鄧鄉侯閔為王蘇林曰鄧音魚縣名也屬東

云兩浙本無王莽時絕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

古文經傳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

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之劉濞所居也以軍功賜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

許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傑驕奢甚二十七年薨子建嗣建為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

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子廼與其公爭妻建使人殺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建未葬建居服舍師古曰倚廬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人與姦鄭氏曰淖音卓王孫之卓蘇林曰淖建女弟

徵臣為蓋侯子婦師古曰女弟即妹也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建異母弟定國為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

其子為易王嗣具知建事行錢使男子茶恬上書蘇林曰茶音食邪反。宋祁曰漸本注文無反字云茶音琅邪淳化本郎邪反皆未安告建淫亂不當

為後事下廷尉廷尉治恬受人錢財為上書論棄市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尊恭王太后聞之師古曰

日易王即魯恭王同母之弟徵臣則太后遺徵臣書曰國中口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師古曰籍籍道語之意後建使謁

者吉請問共太后師古曰謂請問起居也太后泣謂吉歸以吾言謂而王師古曰謂告也而汝也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獨不聞燕

齊事乎張晏曰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與子昆弟姦發覺自殺也言吾為而王泣也吉歸致共太后語建大怒擊吉斥之師古曰斥建游章謂退棄之

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覆其船師古曰覆音芳目反其下亦同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師古曰波謂為波雷波

同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師古曰下云入波中亦

姬八子有過者輒令羸立擊鼓師古曰八子姬妾官名也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以鉉杵舂師古曰

日鉉者錫之類師古曰程者作之也音弋全反不中程輒掠師古曰程者作之也音弋全反或縱狼令齧殺之師古曰縱放也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

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羸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師古曰羝羊也專為淫虐自

知罪多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誅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漢廷使

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師古曰覆治也不獨死建亦頗聞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號

王后父胡應為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師古曰疾者中大夫之名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

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員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越繇王閼

侯遣以錦帛奇珍繇王閼侯亦遣建荃葛蘇林曰荃音詮細布屬也服虔曰荃音蘇細葛也臣瓚曰荃香草也

音千劣反蓋今南方蒲布之屬皆為荃師古曰服虔二說皆非也許慎云荃細布也字本作綬音千全反又

也葛即今之葛布也以荃及葛遺建也師古曰珠璣師古曰璣謂珠之小者犀甲翠羽師古曰犀甲犀角也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

助師古曰約謂言契也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師古曰行賂也後復謂近臣曰我為王

詔獄歲至生又無驪怕日壯士不坐死欲為人所不能為耳師古曰亦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戴天子旗出積數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師古曰有司請捕誅建制曰與列侯吏乾隆四年校刊

二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失臣子道積久輒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天誅所不敢當以謀反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即問建師古曰即就也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六年國除云建六年地入于漢為廣陵郡絕百二十一年平帝時新都侯王莽秉政與滅繼絕立建弟盱眙侯子宮為廣陵王師古曰盱眙則奉易王後莽篡國絕

膠西于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為人賊蓋又陰痿師古曰陰痿古字賊蓋言其性賊害狠戾也痿音委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年以

為郎郎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法師古曰數音所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所為滋甚

師古曰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太半張晏曰三分之二為太半端心慍遂為無訾省蘇林曰為無所省錄也師

不親訾財也。劉奉世曰無訾省猶今不藉賴念故為此顏失之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鉅萬計終不得收徒師古曰不收又令吏毋得收租

賦端皆去衛封其宮門從一門出入數變名姓為布衣之宅國師古曰之往也相二千石至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

罪告之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師古曰究極也彊足以距諫知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

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薨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趙敬肅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立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徙王趙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共師古曰共諂曰

也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師古曰詭辯違道之辯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

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師古曰或帛或布以單衣自行迎除舍師古曰至除舍迎之也除舍謂初

舍多設疑事以詐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迺上書告之及汙以

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

使使即縣為買人權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會若今和市矣權音角會音工外反宋祁曰權從木從手者非是

人多於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不好治宮室祿祥服虔曰求福也師古曰

南子曰荆人鬼越人衆祿祥總謂鬼神之事也服好為吏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師古曰督常夜從走卒行微邯

鄲師古曰微謂巡請使過客以彭祖險賊莫敢留邯鄲師古曰使謂京師使人也過客行客久之太子丹與

鄲師古曰微謂巡請使過客以彭祖險賊莫敢留邯鄲師古曰使謂京師使人也過客行客久之太子丹與

其文弟及同產姊姦江克告丹淫亂又使人椎埋攻剽為姦甚衆

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故曰椎埋剽劫也

武帝遣使者發吏卒捕丹下魏郡詔獄治罪至死彭祖上書寬訟丹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

師古曰彭祖取江都易王

上不許久之竟赦出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陽隆慮公主

師古曰求復立丹為太子上不許彭祖取江都易王

寵姬王建所姦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子彭祖以征和元年薨諡敬肅王彭祖薨時淖姬兄為漢宦者上

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

昌是為項王十九年薨子懷王尊嗣五年薨無子絕二歲宣帝立尊弟高是為哀王數月薨子共王充嗣五十

六年薨子隱嗣王莽時絕初武帝復以親親故立敬肅王小子偃為平于王

孟康曰是為項王十一年薨

項王下疑更子繆王元嗣二十五年薨

宋祁曰五當作二大鴻臚禹奏元前以刃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為刺史所舉

奏罪名明白病先令能為樂奴婢從死

師古曰先令者預為遺令也能為樂作樂之人也從死以殉葬也

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奏可國除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寬鼂錯之策

師古曰言錯策為是枉見殺也皆以

諸侯連城數十秦彊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

師古曰暴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

錯者為盤石宗也

師古曰錯難也言其地相交難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

師古曰疵病也音才斯反

多自以侵免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

臣聞悲者不可為樂

師古曰樂古音累字累重也

荆軻為之低而不食

應劭曰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賈客祖於易水之上漸

邑

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因為號蘇林曰六國時人名周善鼓琴母死無以葬見孟嘗君而微吟也如淳

亦如是乎

孟嘗君聞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臺既已顛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收豎跡其上孟嘗君

之矣

於邑音一合反或讀如本字

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

師古曰孟嘗君

音妙幼眇精微也

夫衆烈漂山

應劭曰烈吹也

音許于反

音匹達反

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此乃丞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

若雷也

朋黨執虎十夫撓推

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

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此乃丞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

若雷也

朋黨執虎十夫撓推

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

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此乃丞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

若雷也

朋黨執虎十夫撓推

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

也師古曰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師古曰身遠者去帝京遠與寡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師古曰解養輕折

軸羽翮飛肉師古曰言積載輕物多至令車軸毀折而紛驚逢羅潛然出涕師古曰言皆驚亂遇法周可為

所殺師古曰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師古曰山岐反又音力支反明月曜夜蟲蟲宵見師古曰宵亦然雲蒸列布杳冥晝

昏塵埃拂覆昧不見泰山師古曰拂亦音散也味暗也拂音鋪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師古曰雍闕止也音烏音詩

之徒蠡生師古曰蠡生言衆多也味暗也拂音鋪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師古曰雍闕止也音烏音詩

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師古曰言於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

重張晏曰葭莩菜也李葉裏白皮也晉灼曰李葭莩之白皮也皆取喻於輕薄也師古曰葭莩也李者其蒿中

李者蒿中白皮以張說為非以裏作裏則說景德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損卻骨肉冰釋師古曰損卻

本葭莩葉也裏字金作裏校去葉字裏字金裏師古曰伯奇周尹吉甫之子也事後母至孝而後母

刃反御音丘略反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師古曰伯奇周尹吉甫之子也事後母至孝而後母

紂紂怒殺而剖其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師古曰伯奇周尹吉甫之子也事後母至孝而後母

心故云橫分也言我心中憂思如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

所奏諸侯事師古曰省減也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

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為人樂酒好內師古曰好內耽於妻妾也樂音五教反有子百二十餘人

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

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四十二年薨子哀王昌嗣一年薨子康王昆侈嗣宋祁曰康越本作棟棟惡諡也二

十一年薨子頃王輔嗣四年薨子憲王福嗣十七年薨子懷王循嗣十五年薨無子絕四十五歲成帝鴻嘉二

年復立憲王弟孫利鄉侯子雲客是為廣德夷王三年薨無子絕十四歲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薨

無後平帝元始二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絕劉敞曰此倫封廣德王廣川王

莽時絕則此倫封廣德王誤也此云廣漢表云漢必有誤後又封廣德王俱是平帝二年事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師古曰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

謂月事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

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張晏曰長沙王生乃以孝景前二年立以其母

微無寵故王早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敖小舉手左右年薨子戴王庸嗣二十七年薨子頃王鮒嗣服虔曰鮒音拘師古曰鮒音附十七年薨子刺王建德嗣師古

音來易反宣帝時坐獵縱火燔民九十六家縱放也殺二人又以縣官事怨內史教人誣告以棄市罪削八縣罷中

尉官師古曰減其官屬所以貶抑之三十四年薨子煬王旦嗣師古曰煬音弋向反二年薨無子絕歲餘元帝初元三年復立旦弟宗是

為孝王五年薨子魯人嗣王莽時絕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子繆王齊嗣師古曰謚法曰繆是後齊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

罪欲誅距距亡齊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齊與同產姦師古曰繆是後齊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

等師古曰所姓忠名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孟康曰彭祖子名明也師古是後齊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

案驗不如王言字上有有司字劾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之未發

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為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為廣川王去即

繆王齊太子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綰長劍晉灼曰成慶

謂之慶卿燕人謂之刺卿師古曰成慶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為后

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師古曰陽成姓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衷中刀師古曰衷咎問狀服欲與昭平

共殺昭信咎問昭平不服以鐵鍼鍼之師古曰鍼刺也彊服乃會諸姬去以劍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

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等以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師古曰言其

胡電反忌也見音獨可燔燒耳掘出尸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為脩靡夫人主綰帛崔脩成為明貞

夫人主丞巷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師古曰鮮盡取善綸句諸宮人師古曰句乞遺去曰

若數惡望卿不能減我愛師古曰若汝也設聞其淫我亨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褐傳

粉其傍師古曰袒褐脫衣露其又數出入南戶窺郎更疑有姦去曰善司之以故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飲

乾隆四年校刊

諸姬皆侍去為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孟康曰嫖音匹昭反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謀屈奇起自絕師古曰屈奇奇異也屈音其勿反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誰怨師古曰諒信也言昔望愛寵信非所望今見罪責無所怨也使美人相和歌

之去曰是中當有自知者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卧處具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羸其身更擊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

出之椓杙其陰中師古曰杙槩也椓音竹角反杙音代割其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反來畏我師古曰今我恐畏也今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師古曰靡碎也音靡其下亦同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

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譜之曰榮姬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為去刺方領繡服虔曰如今也頭下施衿領正方直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繡為方領上刺作繡文王莽傳曰有人著赤繡方領方領上服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咎問愛

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潰決也生割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譜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逆師古曰逆逆也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

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門無令出敖師古曰敖謂游戲也使其大婢為僕射師古曰大婢婢之長年也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簣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去憐之為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師古曰聊聊也心重結意不舒內弗鬱憂哀積

弗音拂師古曰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賡時不再師古曰崔賡猶言蹇蹇也願棄軀死無悔令昭信聲鼓為節以教諸姬歌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為乘華夫人得朝夕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敖初去年十四

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其下亦同去益大逐之師古曰益六謂年漸長大也內史請以為掾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俳羸戲坐中師古曰倡樂人也俳雜戲者也以為樂相彊効繁倡闖入殿門如淳曰

相名奏狀事下考案倡辭本為王教脩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對皆淫亂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亨煮即取他死人與都死并付其母師古曰死者尸也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師古曰得者為吏所捕得本始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

鉅鹿詔獄奏請逮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隸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

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以爲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亨煮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仍重師古曰仍頻也當伏顯戮以示衆制曰朕

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信棄市立二十二年

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是爲戴王文素正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子海陽嗣十五年

坐畫屋爲男女羸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又海陽女弟爲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調等謀

殺一家三人已殺甘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後十五年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子瘡爲廣德王

師古曰隄音愈丁奉惠王後二年薨子赤嗣王莽時絕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兵車鐵矢應劭曰樓車也所以

也師古曰兵車止謂戰車耳鐵矢大鐵戰守備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辭語寄於上最親

之失今所謂兵者也鐵音子木反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

子賢母無寵少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爲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上憐之立賢爲膠東王奉康王祀而封慶

子賢母無寵少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爲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上憐之立賢爲膠東王奉康王祀而封慶

子賢母無寵少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爲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上憐之立賢爲膠東王奉康王祀而封慶

爲六安王王故衡山地膠東王賢立十五年薨諡爲哀王子戴王通平嗣二十四年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

六安其王慶立三十八年薨子夷王祿嗣十年薨子繆王定嗣二十二年薨子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子育嗣

王莽時絕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上常寬之三十三年薨子勃嗣爲王初憲王有不愛姬

生長男悅蘇林曰音奪師古曰悅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

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以妬媚不常在師古曰媚亦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悅爲子數師古曰雅素也不分與財物耶或說太子王后令

分稅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稅怨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出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師古曰環繞也音宦入獄視囚天子遣大

行審驗問師古曰逮諸證者逮捕也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咎掠擅出漢所疑囚有司請誅勃及憲王

后脩上曰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傳不忍致誅有司請廢勿王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

數月廢國除月餘天子為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師古曰適音嫡孽庶也陷于不誼以滅國

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頃王平立二十五年薨師古曰頃王也子烈王

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王由嗣二十二年薨子安王雍嗣二十六年薨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嗣王莽時絕

泗水思王商立十二年薨子哀王安世嗣十一年薨宋祁曰浙本上作十年下作一年去二字及十字無子於是武帝憐泗水王絕復

立安世弟賀是為戴王立二十二年薨宋祁曰浙有遺腹子媛音許遠反相內史不以聞太后上書昭帝閱

之抵相內史罪立媛是為勤王師古曰勤諫也立三十九年薨子戾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莽時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信哉斯言

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是故古人以宴安為鳩毒師古曰左氏傳曾欲仲云宴安鳩毒不可懷也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

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

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前漢書卷五十三

前漢書卷五十三考證
河間獻王德傳以孝景前二年立○臣召南按漢代賢王河間稱首史記五宗世家文太簡畧自此以下云云

並漢書所補也

禮記注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臣召南按禮經即儀禮十七篇禮記七十子後學

所記藝文志所謂記百三十一篇是也載記在後故師古特解之

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臣名南按儒林傳毛公治詩貫公傳左氏皆爲河間獻王博士並當時所不立于學官者數代以還齊魯韓詩晦而獨存毛公穀春秋微而盛行左獻王之澤遠矣哉

被服儒術注師古云云。○胡三省曰顏注非被服者言以儒術衣被其身也

篇

臣名南按藝文志有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二

子剛王堪嗣。○按堪史記及本書諸侯王表並作基又頃王授表作緩又孝王慶嗣四十三年薨表作四十七年凡名字數目表傳多異如魯頃王勁表作封文王履嗣十八年薨表作十九年中山懷王循表作修廣川惠王越十三年薨表作十二年繆王齊嗣四十四年薨表作四十五年常山憲王舜三十三年薨表作三十二年安王雍嗣二十六年薨表作十六年泗水思王商十年薨表作十五年戴王立二十二年薨表作二十一年有遺腹子煖表作綜

趙敬肅王彭祖傳又使人惟埋攻剽注師古曰惟殺人而埋之。○顧炎武曰惟埋卽掘塚也新葬者謂之埋師古注非

中山靖王勝傳有子百二十餘人。○按史記作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似并孫數之

長沙定王發傳二十八年薨。○史記作二十七年又戴王庸史記作康王庸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遂得燕太子丹者也廣世世受射師古曰受射法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

蕭關師古曰在上郡北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為郎騎常侍師古曰官為郎而常騎數從射獵格

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景帝即位為騎郎將師古曰為騎郎將吳楚反時為

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得賞也為上谷太守數

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服虔曰昆邪中國人也師古曰對上而泣也昆音下溫反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

恐亡之師古曰負恃也確謂上乃徙廣為上郡太守匈奴侵上郡宋祁曰侵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服虔曰

貴辛勤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張晏曰放縱遊獵也師古曰張讀作縱此說非也直言見匈奴三

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師古曰走廣曰是必射鴈者也文穎曰鴈鳥也故使善射者射

黑色師古曰翻可以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師古曰疾趣也音奏廣曰是必射鴈者也文穎曰鴈鳥也故使善射者射

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鴈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驚

上山陳師古曰為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

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我擊師古曰不我擊不擊我也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

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師古曰示以堅牢令敵意知之有白馬將出護兵師古曰

日將之乘白馬者也護謂監視之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臥師古曰時會暮胡兵終

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為漢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為隴西北地鴈門雲

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師古曰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

立部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師古曰頓止也舍息也便安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刁斗以銅作鐃受一斗畫

曲也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在柴陽庫中也蘇林曰形如銅無緣師古曰鐃音焦郡之莫府省文書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

無溫器也銅音火玄反銅即鐃也今俗或呼鐃音焦郡之莫府省文書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

奴絕大莫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莫府莫府之名始於此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莫府者以軍

幕為義古字通單用耳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則非因衛青始有其號又

莫訓大於義手矣省少也音所領反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師古曰簿

文簿音反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虞卒犯之無以禁師古曰卒而其士亦佚樂師古曰佚與

不識師古曰苦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以馬邑城使大軍伏馬邑

傍而廣為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師古曰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

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間絡而盛之師古曰

越本無字臥行十餘里廣陽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師古曰睨邪也音五係反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抱兒鞭馬南

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師古曰且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

廣亡失多為虜所生得師古曰當謂當斬贖為庶人數歲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師古曰潁陰侯

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閒飲宋祁曰南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

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宋祁曰越殺太守貶韓將軍韓安國曰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

是上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師古曰奏請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

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服虔曰式撫車之式以禮敬人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

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堞威振則萬物伏師古曰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懾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日

陳留人語恐言懾之師古曰稜音來登反懾音徒濫反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遇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

哉師古曰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孟康曰白檀縣名屬右北平李奇曰以臨右北平盛秋師古曰盛秋馬

令折衝也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也

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建卒上召廣

代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充本法得

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者也中音竹仲反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

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遁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

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為圍陳外鄉師古曰鄉讀曰需胡急擊天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

乃令持滿毋發師古曰注矢於弓弩而張滿之不發矢也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服虔曰黃肩弩也孟康曰太公陷堅卻敵以

其大者也師古曰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士無人色師古曰言懼甚而廣意氣自如師古曰自如猶云如舊益治軍師古曰益

陳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遁解去漢軍罷弗能追師古曰罷讀曰疲是時廣軍幾沒罷師古曰

日幾音鉅侯反○宋祁曰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師古曰自當謂為所勝初廣

與從弟李蔡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

率封為樂安侯師古曰此傳及百官表並為樂安侯而功臣表誤也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師古曰在下中

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云自漢擊匈奴廣

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張晏曰妄猶凡也材能不及中師古曰中謂中庸之人也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

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師古曰恨悔也廣曰吾為隴西守羌

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遁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師古曰戲讀曰戲又音許宜反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

事為人長愛臂如淳曰臂如臂膊通肩也或曰似當為臂也師古曰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

廣喑口少言師古曰喑亦訥字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如淳曰為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也將兵乏絕處見

水土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師古曰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

乾隆四年校刊

中不發

師古曰度音待各反中音竹仲反

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因尋及射猛獸亦數為所傷云元狩四年大將軍票騎

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逐自

以精兵走之

師古曰走起也音奏

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

師古曰并合也合軍而同道也

東道少回遠

草少其執不屯行

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也

廣辭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從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

即日言始勝冠

師古曰冠

遁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

師古曰致死而取單于

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為李廣數奇

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為奇不耦師古曰言廣命隻不耦合也孟說是矣數音所角反奇音居宜反○宋祁曰

數南本浙本並所具反予按師古曰孟說自然音所具反音所角當從如說未有解從孟而音從如也

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

師古曰謂不勝敵也

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

師古曰謂中將軍而敖傳是歲以校尉從大將軍

此傳

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從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

師古曰之往

行軍府○宋祁曰廣之莫府景祐本無廣字

日急詣部如書

劉歆曰莫府乃廣之前將軍莫府也凡將兵皆有莫府張敖監平樂

奉行耳及後急責廣之莫府亦是○劉奉世曰此莫府廣軍之莫府曹吏文書所在也

廣見大將軍未肯去青徑封書與廣莫府令如書也與之莫府者猶言與其莫府也

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

師古曰起行

意象愠怒

師古曰言愠怒之色形於外也

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

師古曰趙食其也

述也在後

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遁遇雨將軍

師古曰

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

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

師古曰糒乾飯也醪汁

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

師古曰

言委

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

師古曰之往也簿謂

簿○劉奉世曰此兩莫府亦廣之莫府也廣見青已還入軍未至莫府而長史來問廣廣未

對而長史又旁責廣之莫府曹吏令上簿故廣云我今自上簿然後退至莫府乃自到耳

至莫府謂其麾下

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

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刎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

師古曰知謂素相識知也

而右

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為郎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

師古曰

上以為能當戶蚤死乃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詔

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項願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

師古曰墻音人條反

當下獄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